

第二十一卷

宋理宗

附錄

宋理宗

第二十二卷

宋理宗

附錄

宋理宗

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資治通鑑前編卷之二十一

理宗皇帝

初名與莒。賜名貴誠。太祖十世孫。更名昀。在朝。人為消長。治亂相半。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

使撥亂反正。正其能。保邦於沒身。况中才。反主。其能。保邦於沒身。亦幸也。然始終崇尚周程朱張

哉矣

在位四十 壽六十一

乙酉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元祖二十

潘壬起
兵立濟
王

年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為皇帝。竑討壬平之。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心不平之。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陽來。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

濟王討
壬平之

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

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而北。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如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于朝。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

史彌遠
殺濟王

直舍人院王堅。繳還詔命。從之。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

真德秀
言綱常

言濟王之寃

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未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

言收人心之事

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善。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

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
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
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
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
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
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

乾淳
政事
之善

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
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果若
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
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
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
故。藉有譏呵之令。馬譏呵則已過矣。甚
至於流竄馬。殺戮馬。都城之民。搖手相
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
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言朝廷
宜用老
成人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揚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元**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伐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以師彌嗣秀王。○李全作亂焚楚州。准

李全作
亂焚楚
州

東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以撫之。先是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厚餽之。欲以邀全還。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

必往。遂還楚州。上謁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

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劉慶福還楚。為亂。潛約盱眙四軍共反。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已。復告劉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二月乙卯。國晨起視事。忽

李全作
亂許國
走死

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
頰。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
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丙辰。國
縊死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
涵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
乃授晞稷制使。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
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
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葬永茂陵。○夏。四月。皇太后以

彭義斌
敗李全

多病。免聽政。○五月。以不熄嗣濮王○
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先是
全使人報義斌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
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
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全
使。賫牒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
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
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聞全
敗。引兵往救。又為義斌所敗。義斌以書

遺汧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

加史彌遠太師

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秋七月。彭義斌伐真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故也。○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羨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贈張九成太

贈張九成

師崇國公。帝以前禮部侍郎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臨安。諂事彌遠。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

目為鷹犬三凶

真德秀罷

凶○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德秀屢進讜言。帝皆虚心開納。史彌遠益嚴憚之。於是莫澤等劾德秀所言濟王贈典為舛論綱常簡節上語。遂罷。○冬十月。金完顏王家奴有罪。金主命論如律。王家奴。金內族也。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也。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

元太祖
伐夏取
靈州

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其如法誅之。
○**元**主伐**夏**取肅甘州西涼府。十一月。
取靈州。進次于鹽州川。以其不入質子。
而遣兵助西域也。○以薛極參知政事。
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
正言。○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
罷提舉玉隆萬壽宮真德秀祠祿。了翁
不為史彌遠所容。以疾求外。乃出知常
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

貶魏了
翁真德
秀

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
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
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
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德
秀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
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鑄兩秩。
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
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
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

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元**帶孫取**金**彰德。○**元**使著古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元不通○武仙復入真定。○**元**史天澤奔藁城。

丙戌

二年

金正太三年。○夏主。○元元年。

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

贈陸九齡官謚

沈煥官謚。九齡。撫州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九齡幼穎悟。端重。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吏部員外郎許忻退居臨川。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當代文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

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

九齡家
累世義
居

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男女各供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贈沈煥
舒璘官
謚

○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煥開居。雖病猶不廢書。卷卷以善類。獨喪為

梭山先生

元史天澤敗武仙

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之。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然。有得。每言。人心。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

○元史天澤以藁城董俊之師入真定。武仙走西山。藁城守將董俊以全軍授天澤。天澤乃與笑乃反擊仙。敗之。笑乃反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

元圍李全于青州

為賊脅制。今殺之何罪。乃全釋之。○三月。元圍李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元。元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夏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

○秋七月。夏國主德旺以憂卒。弟子南

平王覲立。元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

悸而卒。○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

公。從李知孝之請也。○衛涇卒。○**金**以

揚雲翼為益政殿說書。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

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以劉瑋為

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聞李全

為元所圍。稍欲圖之。以瑋代徐晞稷。○

冬十月。作寶章閣。藏寧宗御製也。○改

湖州為安吉州。以濟王也。○十一月。盱眙忠

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帥眾降

金。○**元**主取**夏**中興府。○**元**取**金**濮州

東平府

丁亥三年。○金正太四年。○夏主覲二年。是歲

夏亡。春正月。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

贈朱熹
信國公

帝讀中庸序不釋手

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以姚翀持中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三月。元取金德順府。節度使完顏愛申死之。○夏五月。李全以

李全降于元

青州降于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元取金臨洮府。總管陶滿胡土門死之。○元使唐慶如金。○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置副使姚翀。詔即以忠義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副使。改楚州為淮安軍。○金以完顏合

元太祖
滅夏國

周為議和使如元。元主滅夏。以夏主
覲歸。元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
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閏
五月。元主避暑于六盤山。夏主覲力屈。
乃降。遂執以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
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
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
之。所活萬人。

四明陳氏桎曰。拓跋自宕項入居銀

夏。兄弟子孫相襲。至繼遷立國。元昊
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居之。盡有
夏綏銀宥靈鹽武威張掖酒泉燉煌
等郡之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廣袤
萬里。乃分境內為三十二州。河南之
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
西之州九。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熙。
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其
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土堅腴。水清冽。

風氣廣莫。民俗彊梗。故能立國久長。視宋遼金三國之強弱。為向背焉。

元人侵
京兆

秋七月。元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誅李福于楚州。○八月。盱眙忠義張惠等。執知軍事彭忞。以城降。金使完顏訛可戍之。○元以李全為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慟哭。力請于元。以求南還。元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元乃授

元人入
三關

全行省。得專制山東。遂與元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全殺郭統制。及時青。而併其衆。朝廷置不問。○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十二月。元人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

帝命樞
臣備禦

棄沔州逃歸元人遂入三關時金人盡

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

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

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

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命謹邊備以防

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元主殂于六

盤四太子拖雷監國元太子曰述凡六子大

急而善戰早卒二太子曰窩闊台是為太

密為衆所畏三太子曰窩闊台是為太

宗四太子曰拖雷是為睿宗其

庶子曰朮兒撒歹曰郭列于

元主臨

元太祖
殂于六
盤山

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

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宜假道于宋宋金

世讎必能許我我下兵唐鄧直擣于汴

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

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

言訖而殂至元二年追謚曰聖

史臣曰元太祖深沈有大略用兵如

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

其奇勲偉績甚衆史之紀載不備惜

哉

元張柔自滿城徙治保州張柔以滿城地隘不能容

衆乃移鎮保州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柔刻荆榛立市井通商販招

流亡不數年官府第舍煥然一新乃大興學校招徠儒士遂為燕南一大都會

後改保○**元**史天澤襲武仙于西山仙

敗走汲○**元**人入西和知州陳寅死之

時**元**兵薄城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遂

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

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主事者即飲藥

陳寅夫
妻死節

自殺寅亦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

二十八人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詔諸州

貢舉以得士為先○以桂如淵為四川

制置使翟朝宗知揚州權淮東制置司

事○**金**使完顏麻斤出如**元**弔喪○二

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

之**元**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

達以忠孝軍提控陳和尚為前鋒陳和

金陳和
尚大敗
元人

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元人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夏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李全如青州。元嚴實敗之。全復還楚州。○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韶同知院事。鄭清之簽書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金以完顏訥申為元國信使。○元伐西域。

鄭清之
簽樞府

已丑二年

金正大六年。太宗元年。

元春二月

金

以丞相完顏賽不。行尚書省事于關中。

○三月金以完顏陳和尚為謀克。忠孝

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

來歸者。鷲狼難制。唯陳和尚御之有方。

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

犯。居街曲間。不聞喧雜。每戰則先登陷

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

謀克猶中
華之百夫

也長

元太宗

諱窩闊台。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

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六。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耶律楚材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約宋共滅金。國勢愈昌。馬。

秋八月元主窩闊台即位于庫鐵烏阿

刺里。先是耶律楚材以遺詔請立三太

子。乃召諸王畢會。擇以八月二十四日

即位。時四太子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

未決。二十二日。楚材言于監國。此社稷

元太宗即位

始制朝儀

之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遂與

諸王奉三太子即位。時庶事草創。禮儀

簡率。楚材始定冊立儀禮。俾皇族諸王

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尊長之有拜禮自

此始。諸國之來朝者。多以冒禁當誅。楚

材言於元主曰。陛下新即位。願無汚白

道子。元主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

故也。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

自專生殺。少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

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之。庫

烏阿里在

○冬十月元圍慶陽。十二月。

金移刺蒲阿救之。○元始置倉廩。立驛

傳命。○元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

丁。蒙古以牛馬羊。○元以史天澤劉黑

馬蕭扎刺為萬戶。分守中原。時元主欲

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一日會朝。親以

杖麾三人。居右以為萬戶。其居左者悉

為千戶。於是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

元始定筭賦

五路皆隸于天澤

庚寅三年

金正大七年。太宗二年。

元春正月。詔

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金移刺蒲阿

及元多胡魯虎戰于太原。敗之。慶陽圍

解。○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

州。並節制本州軍馬。

范葵皆趙方子。

○元立十

路課稅所。初元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

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

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

元立十路課稅所

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燕京路陳時可。宣平路劉中。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

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元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楚材又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使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對幹真。使奏楚材專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楚材於死地。事連諸大臣。鎮海粘合。重山懼。讓楚材曰。何

平汀邵寇

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元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不為人所訴。元主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咸得不倨傲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為晚也。遂止。○汀邵寇晏頭陀等犯建寧府。劉純陳鞞討平之時。晏頭陀嘯聚汀邵境上。殘破寧化。清流。將樂。

諸邑陷南。劔犯建寧。純等擊破潭。飛磔諭降。連城七十二砦。賊潰。頭陀降。誅之。

○夏五月。寇犯邵武。監軍劉純擊敗。死

之。邵寇悉平。邵人立廟以祠之。

純之十一世祖

劉翽。京兆人。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家焉。兄弟三人。長曰翽。次曰翔。仕至金吾

衛上將軍。未曰翽。仕至將作監簿。翽居官。廉明。為政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

貧。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心仁。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也。其後孫頌。收峒

寇。有功。謚忠簡。孫純。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韜。謚忠顯。韜子羽。謚忠定。子

羽。子珙。謚忠肅。○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世號。五忠劉氏。

李全謀
叛

保康軍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乃
罷知揚州翟朝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
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
保聚為十六砦。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
水戰。米商至。則留其施工。以一教十。又
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口及海相望。
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
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
糴。實習海道。以覘臨安。然以山東經理

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可缺。故外恭順
于宋。以就錢糧。因以貿易貨物。以輸元。
又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
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
甲盡喪。全欲據鹽場。及麥舟過鹽城。知
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
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
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
皇遣人懇全退師。全不許。以狀白于朝

命李全拒

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未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遂罷朝宗命通判趙璈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秋八月。元史天澤襲武仙于汲。仙敗走。○金移刺蒲阿敗元赤老温于潞州。○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

元太宗
侵金京
兆鳳翔

范知揚州使圖李全。○元主次于陝西。先是元小使幹骨樂至陝西講和。金行省移刺蒲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不遣。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語甚不遜。幹骨樂見元主于應州白之。元主大怒即與太弟拖雷親帥大衆入陝西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

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參知政事。移

刺蒲阿行省事于闐鄉。以備潼關。闐武

在弘農湖縣○以袁韶為浙西制置使○十

李全反。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敗

之。○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

書樞密院事。○詔右丞相史彌遠。十日

一赴都堂治事。○改贈朱熹徽國公。○

立謝氏為皇后。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深

甫之孫也。帝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

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遂與賈涉女同

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

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

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

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

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元春正月戊

子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

十。○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

趙范趙
葵大敗
李全

全走死新塘。辛卯。全浚圍城塹。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乙未。諸將分門出擊。全戰少却。范陳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

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全資糧遂絕。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

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闖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

李全走西塘死

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寧淮軍感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音鬧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其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用安不從。欲

元園金
鳳翔府

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盖全支解也。○**元園金**
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屢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

孟珙分
軍駐棗
陽

復顧鳳翔矣。○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二。衆乃帖然。孟珙又荆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
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既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家自蓄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夏四月。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

安撫副使趙葵淮東提點刑獄賞誅李全之功也善湘季子汝楫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甚至故能成功○**金**完顏陳和尚敗**元**速不臺于倒回谷○**元**取**金**鳳翔完顏合達移刺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五月趙范討李全餘黨于淮安大敗之全妻楊妙真奔**金**淮安平時范葵復帥騎步十萬攻鹽城

趙范平
淮安

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遂破五城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與賊戰又大破之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餘黨降楊氏歸山東又○**金**使完顏合達移刺蒲阿戍激河口八里莊民叛遂守將

張宣殺
元行人

元侵仙
人關

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為鎮淮府○**元**主使太弟拖雷侵**金**陝西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秋七月葛洪罷○沔州統制張宣誘殺**元**行人速不罕于青野原**元**太弟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月**元**太弟拖雷入武休及興元府遂侵仙人關太弟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

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砦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元**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元**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元主笑曰卿不離朕

元楚材
為中書
令

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比者否。楚材對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元主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凡有奏稟。先白中書。楚材請令土居蒙古。回回。河西。及山後河南民。一體應輸賦。役從之。○九月。太廟火。丙戌。臨安城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

臨安太
廟火

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元**主侵**金**河中府。完顏慶山奴棄京兆而還。○冬。十月。**元**人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以李璫為四川

元侵蜀
口諸郡

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為副使。知興
元府。○**金**右丞相完顏賽不致仕。賽不
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
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便居此位。
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
國亡。遂上章致仕。○**元**撒里塔伐高麗。
以其殺著古也。○十一月**元**太弟拖雷
入饒風關。十二月**金**完顏合達移刺蒲
阿。帥師出屯順陽。時**元**拖雷攻饒風。守

金群臣
不能備
禦

將遁。元兵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
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曰。事已至此。柰
何。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
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
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
積糧數百萬斛。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
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
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

元主取
金河中
府

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士。今軍士無慮二十餘萬。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金**完顏合達使劉天山至襄陽。乞師及粟。制置使陳曠不許。天山乃還。○**元**主取**金**河中府。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時河中圍急。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

截故城之半以守。元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闖。武分

鄉金

主怒其不能死節。杖殺之。

兩訛可皆內族。

一人每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人嘗誤呼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元太弟拖雷渡漢。分師趨**金**汴京。完顏

合達移刺蒲阿帥師還鄧州。**元**人追之。

新作太廟

獲其輜重○新作太廟

壬辰五年

金開興元年四月改天興春元年○元太宗四年

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元**主自河清白坡渡河遂次于鄭州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聞**元**兵趨汴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揚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自固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

元太宗攻汴京

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元**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太弟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元**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百人而已**甲午****元**主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朝臣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若**元**兵得外城則糧盡援絕走一人不

出。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備守禦。○**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師自鄧州還。及**元**太弟拖雷戰于三峰。○**金**師大潰。蒲阿棄師而逃。合達走入鈞州。○**元**獲之皆死。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時。○**元**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元**人以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

元太弟
戰金人
于三峰

而我不戰。是弱也。乃伏騎五千於鄧州道。○**元**兵前後被擁。遂南避金師。至鈞州沙河。元兵不戰而退。○**金**師方盤營。○**元**兵復來襲。○**金**師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一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元**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陳和尚擁。○**元**人山上之師。元兵少

郤**金**師遂進次于三峰山。金將張惠按
得木立山上望元兵二三十萬陣于三
峰之東。厚二十餘里。二將謀曰。此地不
戰。欲何為耶。乃率萬騎乘上而下。以擁
元師。**元**師郤。須臾白霧蔽空。人不相覩。
又雪田泥淖深没人脛。軍士被甲胄僵
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
三日者。**元**軍與河北軍合四面圍之。爇
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

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師遂潰。
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色皎然。**金**師
無一人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
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
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
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
以數百騎走入鈞州。**元**主在鄭州。聞太
弟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老温等赴
之。至則金師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

金將陳和尚死節

其城外。合達欲走門不得出。匿空室中。城破。元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元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

金蒲阿死

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潼觀勇反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元兵追躡擒之。擁至官山。太弟召見。欲降之。往復譬喻萬端。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合達蒲阿既敗。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矣。元人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金許州軍校殺節

度使古里甲石倫以城降于元○二月

金闐鄉行省徒單兀典潼關總帥納合

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棄潼關帥師

東還至鐵嶺**元**人追及皆殺之**金**師大

帝謂太廟

潰○帝謁太廟時初也○**元**取**金**睢州遂

圍歸德府不克元圍歸德金行省石蓋

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為

左丞相元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

懼平章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

元圍金洛陽

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

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元**圍**金**洛陽中京留守完顏撒

合輦赴水死之遂使強伸代守**元**師退

元人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

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

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丙戌夜城東北

角破遂接壕水而死已而元兵退元帥

任守貞復立府事既而守貞援汴河南

百人傷殘老弱者半之甫三日元兵圍

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

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為

元太宗
及太弟
還北

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元益兵力。○元主及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太弟拖雷自鄭州北還。次于官山。命速

不臺總師經略中原。○金命尚書左丞

李蹊奉曹王訛可為質于元。以請平夏

四月元速不臺退師河洛。金大赦。改元

天興。元主之將北還避暑也。遣使至汴。

諭金主降。使者至。立出國書以授譯史。

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金主起立受

之。以付有司。其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

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

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又

數十人。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

曹王。命李蹊送于元。未行。速不臺聞之

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三月癸卯

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

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之故。不

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

元諭金
降

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
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跪於
道傍。亦有望而拜者。金主自麾之曰。勿
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
於地上。敕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
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
至。進筮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為。
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
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

金主慰
勞軍士

十輩進曰。北兵芻土填壕。功已過半。平
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
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
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成長。今往作質
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達旦不退。汝
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曰。事急矣。聖主
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
戶劉壽控金主馬言曰。聖主無信。賊臣
賊臣盡。此兵退矣。衛士欲擊之。金主止

金主親
傳被創
者

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行元兵悉力
進攻。甲辰金主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
生楊奐等曰。臣等皆太學生。今執砲夫
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
主敕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
創者。金主親為傅藥。手酌卮酒以賜。且
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元兵驅
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
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平。龍德宮造砲

石。取宋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小大
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
者。杖其工人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磴

吾回反。又五
對反。磨也

或碌礮為二三皆用之。攢

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
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不
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
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
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

元兵攻汴

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遂謂不可近。元兵以火炮擊之。隨即延焚。不可撲救。元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時諸將請乘夜斫營。比出已為元兵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元人所覺。特有火炮名震

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元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柰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元人惟畏此物。元人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

平 金人請

金主以
元師退
肆赦

萬計。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四月丁巳。**金**主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元**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師。參政赤盞合喜以已守城有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况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止。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

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

金命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白撒性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

金汴京
大疫

率毀其別墅而後已○五月**金**汴京大

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凡九十餘萬。貧

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六月**金**徐州軍

亂**元**山東行省國安用入據之先是李全之敗

國安用從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遂○**金**

李蹊還自元○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

書樞密院事○**金**飛虎卒申福等殺**元**

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

和議遂絕○**元**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宛

金殺元
行人

王。行京東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金**鄧州行省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

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會師自汝州救

汴。金主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師應之。

次于中牟。八月思烈等遇**元**人于京水

遂潰。合喜棄師走還○高麗盡殺**元**所

署達魯花赤。帥衆入于海島**元**遣撒里

塔伐之。卒于師○**金**括粟民間○冬十

月**金**納合買住以盱眙來歸。詔改為招

元太弟
卒于師

信軍○元太弟拖雷卒于師

後謚曰睿宗皇帝。娶

克烈王可汗之弟。阿紺部女。曰唆魯忽帖尼。生六子。長諱蒙哥。是為憲宗皇帝。次曰朮兒哥。三曰忽魯都。四曰忽必烈。是為世祖皇帝。五曰旭烈。六曰阿里不哥。

○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十

一月金完顏用安襲王德全于徐州不

克○金河解元帥趙偉襲殺陝州行省

阿不罕奴十刺以城降于元○十二月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楊氏崩外朝以

官中行元使王檝來京湖議同伐金詔

元人來
議同伐
金

史嵩之遣使許之。時元再遣使來議夾

攻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

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

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

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

謝。復書略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寧

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

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

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不

金主棄
汴如河
北

勝願幸。謹遣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金主棄汴如河北。次于黃陵岡。元速不臺復圍汴。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宜沿西山入鄧者。或言設欲入鄧。元速不臺今在汝州。不如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遣近侍即右司郎中白華家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

金白華
諫守汴
不聽

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速不臺。斷不可往。以今日事勢計之。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

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效死。金主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南面元帥木甲咬住。西

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孛術魯買奴等留守。丁亥。金主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闕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京。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庚子。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而出。辛丑。金主出城。父老

金主次
黃陵岡

百官奉辭于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乙巳。次黃陵岡。白撒擊元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因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此行萬一

元人復
圍汴

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也。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元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以黃伯固為四川制置

使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一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二

宋

紀

附

元金

理宗皇帝

癸巳

六年

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

春正月詔

抑貪競

○**金**

主濟河。次于蒲城。使完顏

白撒伐衛州。還及

元

人戰于白公廟。○**金**

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諸軍大潰。白撒

伏誅。先是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

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丙午朔。糧

金主濟河次蒲城

宋人

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三百。即日金主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元**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元**人聞之。自河南渡。白撒遂退師。**元**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遁。**元**帥劉

金師及
元人戰
敗績

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戊午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元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卒言于金主曰。今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聖主幸歸德。已未夜。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登舟。潛渡河走歸德。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大潰。辛酉。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往。汴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

金主誅
白撒

撒罪殺之。○**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而幽之。崔立自為都元帥。鄭王以城降于**元**。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一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諸皮器物皆煮充饑。及木甲塔失不至汴迎。

金帥崔立作亂以汴城降元

兩宮人情益不安。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之恟恟。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完顏奴申習捏阿不不知也。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戊辰。崔立與其黨遂殺習捏阿不。及奴申。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乃遣其黨

韓鐸以太后命往召衛紹王從恪為梁王監國。即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是日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並死之。遂送欵詣速不臺軍。癸酉。

金官屬
死節

速不臺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崔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以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崔奕以

王若虛
却功德
碑

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後世者。

乎。奕雖殘害。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元**蒙古忒木解圍**金**亳州○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李蹊。參政赤盞女魯歡。**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初**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

金蒲察
官奴作
亂

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乃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益不悅。乃私與國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

金崔立
執其二
王降元

奴乘其隙。率衆攻用。殺之。因大殺朝官。李蹊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后妃族戚歸之于元。速不臺殺從恪守純等。以后妃北還。先是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崔立

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梁王。及諸妃嬪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宋徽欽之時焉。速不臺入汴城。崔立在城

外。兵先入其家。取婢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元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元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元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

元楚材
諫屠城

孟珙敗
金人復
鄧州

也。元主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刺瑗以鄧州降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

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長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五月金蒲察官奴

襲敗元忒木斛于王家寺。亳州圍解。

得解

改○**金**官奴幽其主于照碧堂。六月官

奴伏誅。時官奴既敗忒木斛。勢益暴橫。

居金主于照碧堂。終日獨處。禁近無一

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

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

知人。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

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

謀討官奴。遂殺之。○**元**取**金**洛陽中京。

元取金
洛陽強
伸死節

留守強伸死之。○**金**主如蔡州而留元

帥守歸德。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

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

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

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

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

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

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

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

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術魯小婁室。簽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忠亮誠慎。事無巨細。率親為

金主幸
蔡州

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為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元兵去蔡差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

金忽斜
虎繕治
甲兵

詣蔡。得精銳萬餘。軍威稍振。扈從諸人
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為可守矣。忠孝軍
提控李仲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
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仲德
堂下杖之六十。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
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
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
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
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
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
大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
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
無復敢犯法者。○秋七月。孟珙大敗金
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
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
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
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

孟珙敗
金人

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板橋石穴皆降。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

孟珙破
金武仙
九砦

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

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八月。師會元人伐金。取唐州。元將倂盞使王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師次于息州之南。金以其參知政事

取唐州

抹撚兀典簽樞密院。字木魯。中婁室行省院事于息州。時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兀典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不

金人來乞糧

許。阿虎帶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

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元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元詔修孔子廟。及渾天儀。元那顏倂蓋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海。孟珙帥師會之。先是庚戌。以重九。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

孟珙帥師會元人圍金蔡州

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為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

元兵奔潰。辛亥**元**那顏倂蓋以數百騎

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

元人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城中飢

人相食**金**主命縱飢民老穉羸弱者出

城就食。且給飢民船。聽採城壕菱芡水

草以食之。猶不能給**元**人日耀兵城下。

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史嵩之又命孟珙

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元**人

之約。倂蓋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潼

金忽斜
虎備禦

觀勇反。飲之。元人既得宋助。益修攻具。斷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元人及宋師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軍。丁寧勉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

歸路。擒偏裨八十有七人。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侂益約。南北軍毋相犯。金更造天興寶會。金徐州降于元。丞相行省事。完顏賽不死之。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以鄭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以史彌遠為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

王奉朝請。彌遠尋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十一月。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故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

帝始親政

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曾從龍宣繒免○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免二人黨史彌遠以斥群賢。侵欲無厭。言者論之。故免○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入對。帝問以金事。葵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恥。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剛
德為制
置使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以洪咨夔王

以洪咨
夔為御
史

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

鄭損、陳曠，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湘蜀漢人心，罪狀顯著。遂皆落職。○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師及元人攻金蔡城。乙亥，元那顏儗盞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丙子，黎明，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

孟珙及
元人攻
蔡州

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女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七人。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灌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

元人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已卯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以計說止之。辛巳。**金**總帥孛術魯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砦及砲具。**元**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己丑。**元**人及**宋**師合兵攻西城克之。因墮

金主恨
為亡國
之君

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砦浚壕為備。及
西城墮。**元**人**宋**師皆未能入。但於城上
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
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
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
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
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
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
往為人囚繫。或為係獻。或辱於階庭。閉

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
決矣。庚寅。**金**主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
午。**金**主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
柵遇敵兵戰而還。乙未。殺廐馬五十匹。
及民間馬百五十匹。以犒將士。然其勢
不可為已。

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
元年。元太宗六年。

是歲金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東面

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

金主傳
位于子
承麟

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_金
主承麟死于兵。江海獲_金參知政事張
天綱以歸_金亡。先是辛丑孟珙見黑氣
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
月。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
下以攻之_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
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
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_金主集百官
傳位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

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
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
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
乃起受璽。已酉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
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
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
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_金。
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牌
已立_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

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及那顏倂蓋之師以入。金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之。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

金主及
忽斜虎
死之

是參政。字木魯。婁室。兀林。谷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之。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謚之。哀何如。衆從之。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珙與倂

金主承麟死于

兵亡

蓋分金主骨。及謚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是日金主承麟亦為亂兵所殺。承麟者世

相効里鉢之後。平章白撒之弟也。於是金亡

史臣贊曰金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室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

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度。棄厥本根。外狃餘威。連兵宋夏。內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右金

十主。一百一十八年

宋師及
元人各
還師

以不壇為嗣濮王○追封榮王希瓚三

世祖考為國公○及元人以陳蔡為疆

各引師歸陳蔡東南為宋以西北為元

○史嵩之使郭春詣奉先汛掃諸陵○

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

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

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

田于唐鄧州○**金**撚抹兀典以息州來

歸**元**人追殺之取其城○二月以趙彥

呐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元府○

元人入**金**徐州完顏用安自殺○三月

以賈似道為籍田令似道賈涉之子而

嘉興為游博不事操行以廢補○詔太常

主簿朱揚祖詣洛陽省謁八陵○夏四

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史嵩

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

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于

臨安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

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已下。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

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賜黃榦等謚。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等

賜黃榦
等謚

謚錄用其子以其阨于權姦而各行其

志沒齒無怨也○**元**以嚴實為東平路

行軍萬戶元之所統有山東實之十分為多初三

魯之九凡五十四城至是畫境割大名

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單四州實統

地既廣為東方牧伯之長時所在殘毀

實披荆棘扞豺狼弊衣糲食暴露風日

挈溝壑轉徙之民置之襁席之上勸耕

稼豐委積辟用賢良汰逐貪墨所統治

安東平遂為樂土四方之民爭赴之實

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昏嫁莫

不感其惠焉招徠名士置

諸幕府後多為賢公卿

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

性之陳德剛簽書樞密院事○詔復巴

陵縣公竑官爵賜竑妻吳氏號慧淨法

空大師○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

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

以降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

趙范請復三京

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

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

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

杜杲喬
行簡諫
北伐

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尔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金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

金故將
誅崔立

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立諭民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殺之，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趙葵帥師會金子才于汴。秋七月，趙葵遣

徐敏子帥師入洛陽。元人還師南下。時金子才次于汴，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元人聞宋來爭河南，還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音殿。淺水。也。又陂。淀泊屬。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時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

趙葵遣
徐敏子
入洛陽

空城無兵食。可因子才難之。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庚辰。徐敏子啓行。乙酉。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元人聞迪來。乃伏軍士于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

史嵩之
免

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八月。朱揚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以趙范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為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為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掎角以復三京。嵩之力

元人至
洛師還

陳非計。故奉祠。○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元人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至城

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復敗。詔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請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九月。以趙范為京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詔

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金子才
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簽書樞密
院事陳德剛卒。帝深惜之。○召真德秀
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
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
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
進。因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正是上
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
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

真德秀
上大學
衍義

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
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
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
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
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
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
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
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
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

祈天永
命二事

進取二
難

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
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
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閫科調。
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
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
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
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
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

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
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
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
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
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
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
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
斂。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
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

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紐於舊習。帝曰。徃徃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陛下

魏了翁
入對言
事剴切

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嬙御便嬖取怜。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為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歟。當事變還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

者。誰歟。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
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
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
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係
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
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
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囑而
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
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

儒生與
戚官不
兩立

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
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
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言
服。則有之矣。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
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
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
嘉納之。○冬。十月。陳貴誼卒。○以孟珙
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
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音北。

元人責
渝盟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鎮北軍。○十二月元人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以鄒伸之為元報謝使。

乙未二年元太宗七年春正月以真德秀

知貢舉。○以程芾為元通好使。○詔孟

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

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

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

詔孟珙
措置邊
防

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珙對

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

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

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蒐

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二月

元城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元以為會同之所作

萬安宮。○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

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資政殿

學士提舉萬壽宮真德秀卒。德秀拜參

元作萬
安宮

真德秀
卒

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是職。逾旬而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頃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

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樞密院事。○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初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

召崔與
之不至

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

元太子
侵蜀漢

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元主命闊端

太子侵蜀漢。貴由太子伐西域。唐古火

魯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名。西征。一

名南征。中州戶十戶。一名南征。一名伐

高麗。○秋七月。元人侵唐州。知隨州全

子才知棗陽軍。劉子澄棄師走。趙范帥

師敗。元人于上聞而還。○冬十月

金汪世
顯降元

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于元。太子闊端

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

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太子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太子資其糧械以入蜀。○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

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曾從龍卒。○以余鏞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太子閻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初，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自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

元太子
入沔州
高稼死
之

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反如悅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

曹友聞
敗元人

以助之。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元人圍青野原。曹友聞救卻之時，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

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丙申三年元太宗八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元**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二

月**元**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郤之○**元**

初行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定

為額○召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

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

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而

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以陳韓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音韓

偉華美也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于**元**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

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

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

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

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元**時城中

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倉者

襄陽作亂降元

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元所
有。金銀鹽鈔不與焉。襄陽自岳飛收復
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
旦灰燼。禍至慘也。詔削趙范三官。仍舊
職任。○夏四月。魏了翁罷乞歸田里。○詔悔
開邊時。師屢為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
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
已。其略曰。自江閩之群盜弗靖。暨淮楚
之逆雛為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雛

魏了翁
罷

金之寢滅。而元人之與隣。不利西南。蓋

嘗躡

音吝
蹂也

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

已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
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
噬乎。固將布失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
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
駭北騎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
道得以安全。然虐縮之所經。視曩歲而
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

詔悔開
邊

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為之騷然。有足閔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元人取襄陽隨郢州。府隨郢州荆門軍。○元命忽覲虎括漢

元取襄陽隨郢州

民戶數

先是元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與將士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始隸州縣。

制置使兼知揚州。○秋七月。陳卓罷。○

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

院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

免。○元人取棗陽軍德安府。初

元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

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

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馬。及闊端

元人取棗陽及德安

北方始知經學

太子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及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大將忒没歹欲坑士人。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焉。○**元**以中原民戶分隸宗戚。以六月。忽覩虎

明堂行禮天變

百四萬上于太宗。太宗命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耶律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設官吏。必自朝命。本投下止。設達魯花赤。歲賦以七分。為率。五分入府藏。二分為湯沐之資。非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或可耳。從之。於是皇后太子公主駙馬貴戚皆有分矣。○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

鄭清之。喬行簡免。○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太子闊端遂入蜀。次于成都。先是友聞帥

曹友聞
禦元人
敗績

師扼仙人關。謀報元太子闊端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元人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如悅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

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元八都魯擁萬騎，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統制楊大全、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總管夏用、趙興帥本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總管呂嗣德、陳庚帥本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

曾友聞
兄弟死
之

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元**兵益增。以鐵騎四面圍

元太子
入成都

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冬十月**元**太子闍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蛻趙汝彞死之。蛻音稅。又○立陳日熈為安南國王。○

吐外反

元侵江陵孟珙敗之

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元**口温不花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
陳韓援之○**元**太子曲出帥張柔侵郢
州拔之○**元**忒没反侵江陵孟珙帥師
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珙救之珙
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
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
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來
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

元始定戶口賦稅之法

歸○**元**人侵真州知州丘岳敗之丘岳
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
出戰于胥薄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
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于我
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覆設砲石待之
其驍將敵衆大敗遂引去○**元**始定戶
口田畝鹽商賦稅之法**元**既括戶數耶
律楚材乃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
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
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
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

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
永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
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元命括
牝馬于中原。未行而罷。時近臣有請刷
漢地牝馬者。元主從之。耶律楚材諫曰。
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
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
止。又侍臣脫歡奏選室女。楚材諫止之。
元主怒。楚材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

復成都府

尚在燕京。足備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
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耳。元主乃止。
○復成都府。○元立編修所于燕京。立
經籍所于平陽。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
克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從耶律楚
材之請也。○詔改明年紀元為嘉熙。

元立編修經籍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二

續編卷之二十二

四

